

牽牛花

晉思著

零星社叢書之一

一九二六年六月

一至二千冊

——牽牛花目錄——

鄭初碩

甲子年終之夜·····	一
痕跡·····	三
我醉了·····	五
寄素絲·····	九
夜·····	一二
無病呻吟的從兄·····	一四
春夜街頭的客·····	二〇
牽牛花·····	
一 東山行·····	二三

二	天真的光·····	二五
三	陶醉·····	二六
四	沐浴後·····	二六
五	陳婆婆·····	二七
六	睡醒的午後·····	二八
七	潛候·····	二九
八	無題·····	三〇
九	可憐的室中·····	三〇
十	可愛的·····	三一
十一	枯草·····	三一
十二	出了他家的大門·····	三一

十三	那個夫君·····	三三
十四	一杯紅色的酒·····	三四
十五	哦！這東西飛去了·····	三四
十六	小草·····	三七
十七	誘惑的光·····	三八
十八	秋底味·····	四〇
	紀遊·····	四三
	再紀遊·····	四六
	與我的死了三年的瑾妹·····	五〇
	黃昏·····	五三
	從酒樓裏出來·····	五五

不是·····	五八
嘔怒·····	五九
死草的光輝·····	六一
鄉愁·····	六六
慢慢地走呀·····	七二
寄友人·····	七四
北國之人·····	七六
春陰·····	七八
新月·····	八一
燈下·····	八二
今夜那夜·····	八四

親心	八六
午睡	九一
這本小書的尾巴	九五

夏日早起，立窗前盥漱，徐徐視
階下竹枝上有葉蔓相纏，槿花數
朶正盛開，其色明，其氣清；曉
日方出，霧露未晞，而花萎矣。

著者自言

黃 昏

——代序——

在西天底夕陽底紫微裏，
蒼煙似的暮雲吞吐；

江岸底塵土揚起了枯燥的熱氣，
這大地早已在灰燼之後。

黑壓壓的遠山擋在我的面前，

魔鬼底面幕裏衆多的紅的眼睛；
炯炯地直透入艷綠的波光裏面，

波光上鋪上了黯然的煙痕。

遠水裏飄蕩着黑漆的扁舟；

帆船底黑暗的翅膀在我底頭上飛過。

凝重的天空扳起他深藍的面孔，

黃金的月弦在他底懷中跳躍。

月弦底魅力震盪我脆弱的心魂；

在拍岸的水波中我尋找那低微的歎聲！

江岸上替者的銅鑼噫噥，

他告我以人世間嚴肅的黃昏

——曼衍——

牽牛花

甲子年終之夜



(附)

前七八天不知何許的一個處女死在湘水下游三十里的地方。她的死體是被一個往來江上的漁人偶然一網撈出了水面拋棄在岸旁污泥中的。聽說那江村邊的幾個舟子將她裝在一口薄薄的棺內就在附近的荒野，爲她草草築了一個小小的墳墓。聽說她的棉衣，綢裙和襪履，不知被什麼人剝了去，只留下一層喪服裹住這昔日曾是處女的尊嚴的身體而今只是浮腫並且塗滿了濁泥的青黑色

的死尸。

我耳邊聽到的彷彿是她的淒然的悲歎，眼前却又瞧見一個行路蹣跚的少婦，在昏漠的夜雨中，脇間挾着一包衣物之類的東西，正在前頭緩緩走到一處兩旁是爛泥土堆而中間却是行人和車輛往來匆匆的街中。三輛人力車一線兒直衝將來把她逼得躲到側邊深沒踝骨的泥濘中搖搖地站立不穩；頭一個衝來的車夫曾在剛才剎那間喝她讓路的，此時一面拉着車兒跑過去，一面扭轉那野獸般的面目，也斜着一隻眼睛，用污穢的話去侮辱她，而她只勉強地回轉頭來低聲說：

『你們這些人啊！』

我料不到那個死的處女，和這個生的少婦，却在今夜風雨敲

窗而又是萬家舉杯相祝的時候，做了我的兩個不相識的朋友。

歎生之可悲麼？而她死了，惡死之爲卑怯麼？而她饒恕了人間了！

獨這徬徨歧路之人呵而將焉歸！

痕 跡

從前的冬日是否曾有這峭寒風雪沈沈八九天的逼人太甚，使我這孱弱的軀殼竟不能抵禦而頹然病了；在這渾然的心中實在是沒有一些兒痕跡。

便如昨夜的情形罷，一個妻子和一個友人伴着我國爐而坐，

聽着紅炭的畢剝的燃和燒水壺的幽幽的細吟，談着談着，忽然被那伏在爐旁偷暖的花斑狸奴引到窗前；開了窗門將她放出躍立在窗檯上悽惶地張望着，而我們的一時沈潛於那水蟾的青光灑在高低屋頂上一片鱗鱗積雪間所涵虛的空靈，也確曾教我們的意識慕地吃了一驚；這個影子在這渾然的心中也沒有一些兒痕跡。

今天早晨，我在衾中仰望着帳角上映進一層淡黃色的光輝，『晴了』，這樣想着，便覺得鼻孔中的呼吸很是酣暢，而我又輾輾地睡熟了；待得醒來，剛在心裏預備着以後的茫然的快樂，細看窗外那天空的顏色又是灰色的；『陰了』，這樣想着，便覺得這已經拖住了袍領的手，有點兒騰挪不能自由的意思；『還是躺下罷？』却被家人呼喚『吃飯！』的聲音催了起來；這個影子在

這渾然的心中也沒有一些兒痕跡。

坐在仍是昨夜的爐前，背負着今日下午西斜了而許久不曾見面的日光，分明地看見爐裏的一塊熾炭升起了一縷細細的青烟漸次漸次消失於眼前的空中了，沒有小孩子、女人們、乃至我最愛的友人，來驚動這房內的空塵。我要在這死灰的境界中慢慢地看出一絲絲的生氣呵！然而這個影子在這渾然的心中也難有一些兒痕跡。

我 醉 了

要你把我的身兒引到那夢裏的湖邊；

你便坐下在那塊斑斕的石上，

我便傍着你看那水面露出的紅蓮；

你說，這亭亭的芙蕖還未曾開呀，

什麼香氣却惹得那魚兒在葉下流連？

姑娘——你將這個來取笑我麼？

我却願做那天上清晨灑下來的露珠

滴溜溜地晶瑩瑩地

從那顫巍巍的花朵上面滾到那翠玉盤子的中間。

風起葉兒動了，把那亂走的水珠兒洩下在湖面上；

他却也帶着琤琮的微聲說，『我甚情願；』

那照澈漣漪的赤色朝霞呵，

不是燒得一切的世界都煩惱了麼？

却能把我一縷生命輕輕地托上碧天；

只待這地球兒打一個迴轉，

我便又落下在人間！

姑娘！我醉了！

你看那山谷中的煙兒樹兒

混成了翠滴滴的一片；

彷彿有燦爛的光兒影兒

閃耀於綠葉底中間；

層層的紫雲懸蓋在山巔的上面，

準備着那射出來的日光呵

將他的容顏變幻；

他微微動顫，只是這樣的輕盈漂渺

便向天邊飛散，

知什麼別離呵，更知什麼愁煎！

姑娘！人說願爲多情的鶯燕

拚在花枝上要將這流光晚轉；

我但願爲碧空的一朵輕雲

伴隨你這輪紅日到無邊！

姑娘！我醉了！

寄素絲

十五日的天依然是被黯雲凝凍着。這晚素絲檢出一幅蒼蒼茫茫的海上飛鷗圖作爲祝我三十六度誕生日的贈品。這圖畫曾經掀動了我十五六年前的海的回憶淡淡地又再現一次，何況他還將他的舊作寫在上面呢？他的詩說：

黯淡的天，

蒼茫的海，

橫空的信天翁呵，

你底歸宿安在？

『我既做了海天中的飛鳥，
我只合在海天中任意翱翔；
管什麼遠和近呀，
更管什麼歸宿何方！』

『我笑那遠翥的大鵬，
我笑那樊籬底斥鴳；
他們在不曾飛時，
先存着遠和近的癡想。』

『我既做了海天中的飛鳥，
我只合在海天中任意翱翔；
你要問我底歸宿麼，

我底歸宿就在這浩渺的大荒！』

素絲你便是這海天中的飛鳥麼？來！來！

鳥呵！你竟欲留連於此而終古麼？

在這令人懾悽而慄懼的渺茫？

我不感覺你的曠懷高遠，

我只感覺你的漠漠的悲傷。

你願意爲我而下止麼，

在這麗日煦煦洋溢乎太空的南方？

這裏無怒吼的危濤和慘厲的寒氣；

這裏無侵肌的水雪和愁人的暮光。

你願意爲我而下止麼，

在那鬱鬱蒼翠的孤島之故鄉？

那裏有碧玉的流泉和瑪瑙的甘實；

那裏有溫暖的宿處和醉人的芳香。

鳥呵！你竟願留連於此而終古麼，

在這渺無邊際而深不可測的海波之上？

我不感覺你的曠懷高遠，

我只感覺你的漠漠的悲傷！

夜

是何處湧來的春夜，
從空中彷彿飄下了蛙聲；
了無依傍的心兒
又無端地在幽暗裏搜尋。
他曾聽見歷歷的夢境，
轉眼間都化了灰塵；
便是灰塵也應有些兒痕影，
那得便如無邊的滄海，
極目處總教人歎息零丁。
烟也似的夜呵——我愛你！

不是因爲你給了我溫美的慰藉，
是因爲你給了我悲寂的清醒。

無病呻吟的從兄

世上因爲常有那提筆便寫些無病呻吟的話的一類的人；所以便有安樂窩裏的貴公子們，拿着一本閒書，在飯後剔牙的時候，給予某一種文字或某一種人以『無病呻吟』的批評。原來人們的境遇不同，情緒也當然因之而多少有點差異；這是無足怪的。

現在這裏却有一位無病呻吟的人，他是我的一個三十九歲的共祖父的從兄。他有一個身軀矮小，面目緊縮，性情暴躁而目光

近視的妻子，因為這妻子的原故，他常時羨慕那些在野外遇見的挽着胳膊並肩行走的情人。『我也曾認識一個女郎，』他在某次給我的信上說。『可是伊現在和旁的一個男子在公園裏散步了。』這樣的回憶使得我在那封信裏竟發現了不少他對她妻子的不滿意；然而十四年的中間，他也曾做了五次父親。那最長的孩子是十歲了。三年前，我看見他是一個老老實實的孩子，戴着一雙細縫的眼睛喜歡拍着手兒唱：『梔子花，六皮葉，親娘帶我六個月；親娘送我上蘇州，蘇州城裏好丫頭：不打粉，自然白；不打燕脂桃紅色。』第二個，生得嬌嫩如一個女孩，臉上泛出兩朵紅暈而他說話的聲音也像一個女孩子的，常爲我的姪嫂所最鍾愛。第三個，我看見他時，穿一身藍色格子布的舊衣服，胸前老是一

片鼻涕和污垢；當他兩個哥哥在房裏吃他們外祖母或母親所給與的糕餅落花生等東西時，便在房外從門帘縫邊露出一隻黑眼睛一閃又不見了。除去那生到這個世界如沾霜的野草被冷風一拂便萎了的第一個女孩和第四個男孩，而今這大小五口都正住在南京秦淮河上游的大中橋。誠如那第一個孩子唱的，親娘送他上了蘇州，這雖不是蘇州，以生長楚地的小孩却能浸潤在那充滿浪漫色彩的金陵的山光水色裏；縱令是小小的頭腦，也到底感覺了些和故鄉的不同吧？但是我對於他們似乎都忘却了，因為分離也有這許久的時候了。

我的這位從兄也讀過書，進過幾個學堂，而且是從前南京高等學堂理化科的畢業生。他現在却在江蘇財政廳充當一名科員。

月薪五十銀元。一家五口的飲食，衣服和房租，三個小孩的教育費，還連同佢倆夫婦的賭錢的資本，都靠在這一筆入款上。有時佢倆把孩子們關在家裏，自己却上酒樓去吃飯；因為孩子們食量大，又喜歡吵鬧，又穿的是補綴的衣服，這些事情，都是於那要上酒樓吃飯的父親和母親十分沒有利益的。前幾年佢倆從長沙帶去的一個王奶娘，去歲秋天歸來時，曾打着南京官話向我們談說佢倆的近況；我記得伊搖晃着那插戴一枝金簪的光油黑髮的腦袋，說話時眉尖總是繃着的，『可憐哪——什麼也當淨了！』這確實是歎我那從兄的不幸了。

去年春天，他給了我一封信。他說，他患了咯血病，吃藥也不見效；他說，他的妻子不明事故，孩子們太年幼；他說，他有

許多舊書和幾個空的大皮箱寄存在長沙的舅母家；他說，那舅母是不可靠的人，要我爲他將這些東西統統賣去。他最後說，『你是我的兄弟呀！我的幾個可憐的孩子便交給你丁。』

我不曾寫一個字回答他。

過了兩個多月他又寄來了一封信說，『我的病漸漸好了。』他只是想我的回信，但是我仍然不曾給他。

原來當他病的時候，還有我們的一家姓陳的親戚住在那裏；大概他們也時常通往來的吧？及至這年的夏初，那親戚家的主母死了；輪着他家的長子，一顆繪畫界的明星，也死了；再輪着便是幾個兒子孫子和一位三十歲的管家的小姐，將那年已七十而白髮皚然的詩人父親搬運到杭州的西湖去了；而於是我的那位從兄

便更感到孤獨了；所以他對於昔日深恨的舅母也改變了態度，一個月照例會有一封信由我轉交給伊。

中間我曾得了他若干封信，我也記不真切，因為他的來信裏老是『異鄉』、『骨肉之情』、『無時或忘』這一類的話。我總疑心他還是帶着那矮小而近視的妻子坐在酒樓上的一角吃燒鴨翅，而那幾個穿補綴衣服的小孩們還是關閉在一間房裏互相叫着打着呢！——然而這次南京兵變之後，他又來了一封信告訴我們，佢們是如何衣不解帶地度過了許多驚恐的夜，並且還祝我們這些在長沙的人們的平安。

現在我又想用那『無病呻吟』去想像我那遠離的從兄的態度，但是當我模仿一位貴公子的神氣，斜坐在窗前的靠椅上，讀他

的最近的那封信，而毫無所思地剔着牙縫的時候，我覺得眼皮上有些熱辣辣的感觸，不由地把那封信放下在我的膝上了。

春夜街頭的客

爲的是什麼事情呢？

我的這個人兒！

却要孤伶伶地

躑躅在燈兒煌煌的街上。

他也是——般地被旁人瞧着，

難在這洶洶的潮流裏，
一步，一步，
沿着人家的門前來往。

從街的兩旁高樓，
樓簷的聳臨空際，
他抬頭望去，
見着了夜天的朦朧薄網。

帶來了野外的春的消息吧？
那遮蔽着月兒的浮雲呀！——

他彷彿是曾認識你的，
但是認不真你去年的模樣。

多謝那簷邊浮着的紅紅的光影，
正是無聲地交織着呵，——
在這營營鬧鬧的煙霧裏，
織就了一星兒溫意在他心中的蕩漾

我的這個人兒！
你是往那裏去的呢？

牽牛花

一

——東山行——

路出東門，在朝露未晞的邱墓之間。那鮮綠而明亮的青草堆頭早已鋪上了長條而不整齊的紫黃色的光輝。看去是日出之光，却朦朧地彷彿正吐出夜的歎息。這使我睜不開的眼臉也漸漸撐開了。清如碧水的空氣帶着野草的香味，使我的鼻孔異常地感覺酣暢。我知道，我此刻蘇生了。

同行的人却也不少，彼此相視都無一個相識；但見脚跟起處塵土飛揚罷了。即是在這樣的時候，那些歸鄉的人們每每從轎簾裏互相窺覷，或竟伸出頭來彼此目逆而相送。

這應當感謝的麼？那用汗水洗淨了我的疲勞的轎夫，到不如感謝這送了我一程路途的小小的蜘蛛。因為他不知在什麼時候爬上了我轎簾的角上；火熱的太陽，狂亂的南風，齊力在這一角蔚藍的天地裏要賞鑑他如何織成他的生命之網。他被吹開了，飄懸在空中了，匆匆地回來回來。單單是一根脆弱的絲，便憑藉着忘了危險。然而終於覺醒了，他乘着那飄舞於狂風中的細絲，越引越遠，竟令我回頭也瞧不見他了。

眼見着一乘轎子在前頭，漸漸地走進了東山市口，趕上前去

，心裏只戀慕着其中的女郎。到了茶亭內，許多的赤膊都在眼前，但誰是轎中的人呢？

我今渡河，已在幄上；隱約地看見一抹發光的濃綠，是在一灣白水之旁，遺下的渡船被那小孩子駕着如一片枯了的黃葉飄向彼岸去了。河呵！離別只是一年呀，雖然這只是一年。

二

——天真的光——

院子裏晾着小孩的衣袴，在斜了的夏日的影裏分外地幽靜而清朗；一羣小雞團聚在白光刺目的窗牆下面，唧唧地曬着翅膀。

三

——陶醉——

記得是十五之夜，一輪金樞湧現在碧琉璃的天空。日光未盡散啦，站立在四圍青稻中的松原上，看月的情懷却沒有了。

四

——沐浴後——

沐浴後，赤條條地站在簷下的盆中。那從黑暗裏伸出頭來被

月光照着的漠漠的枝葉，在花壇上布滿了黑白的碎影。聽着聽着，是夜風的切切私語麼？在靜寂裏伴着我的，彷彿是那垂頭的一朵牽牛花。

五

——陳婆婆——

聽說那接連死了兩個女兒的肥胖愚蠢的陳婆婆，在半夜裏被人聽見爬在房角裏的短竹榻上如小孩般嚶嚶地墮泣；問伊『怎樣了？』說是蚊蟲咬的脚痛。第二天早晨，大家正將這事說着取笑，一副紅脹了的黑肥面孔在一盤熱氣蒸騰的羹湯後面，擺呀擺地

向這邊慢慢移過來。

『噲！少拿了一雙筷子呀！』一個小孩惡作劇地這樣地威嚇了過去。

伊瞪大了眼睛，只是驚惶，彷彿很詫異不知什麼意外的禍災又要壓在伊斑白的頭上。然而不知是那方面錯誤了，這邊的只是吃吃地笑，那邊的也茫茫然去了。

六

——睡醒的午後——

日間盡被瞋睡佔領着。爬起來，抽兩袋煙，偶然在北風吹着

的夏的天空裏努力要想發見秋的意味。日影的方向正煩燥地在樹葉和地上閃耀出強烈的光；那引吭而鳴的雞聲如浮煙般又在我夢中了。

七

—— 潛候 ——

冬夜裏，在穿堂的冷風中戲弄着門邊底屈戌；幾回聽見是他來了，却原來是故意驚人的窗櫺的破紙聲。

八

——無題——

才脫開了監督的眼，便不由地抬起頭來的微笑呵，是女人們的初戀的心。

九

——可憐的室中——

讀着詠歎故鄉的文詞，却找不出一個故鄉。處處都是可戀的，但處處都成了可悲的。這拘囚於一室的無形的飄泊，真有似落花不歸來了。

十

——可愛的——

在紅色的暮靄裏，並肩行着絮絮不清的忽然透出了一聲微微的歎息。——這是我眼前的兩個可愛的青年人。

十一

——枯草——

並非愛惜鞋底下的枯草，將腳步兒輕輕地提呵！只恐傷了這

積了的心：

十二

——出了他家的大門——

在無聊中，忽然動念要去訪一個朋友，帶着像煞有十分重大的事的面孔，匆匆地跨進了客室；疑惑的眼睛從主人臉上望了過來：

『吃了飯麼？先生！』

『吃了飯了。』

『天氣很熱呵！』

『是的，寒暑表彷彿昇到了九十五度。』

.....

『先生此刻將到那裏去呢？』

『我麼？是的，到——到一個朋友家裏去。』

『這樣酷暑的天，在街上走着，不熱麼？』

『不熱麼.....？』用手抓抓腦袋。

這樣，便快快地出了他家的大門。

十三

——那個夫君——

瞧着可愛的妻子抱着伊初生的小孩只向着旁邊的美男子蜜蜜地微笑着的那個夫君。

十四

——一盃紅色的酒——

這是那一杯紅色的酒，使伊從來沒曾做過地那樣愛着你；而你所得的是什麼呢？

十五

——哦！這東西飛去了！——

大約是上午十一點半鐘。從一個犴狴式的小窗的木柵裏窺出去，日光在後面人家小院中晾着的藍的白的衣衫上停着不動。在這斗室裏，剛才吃過了西瓜，大家都沉默起來。一柄大蒲扇在書桌那邊牆角裏翻動着閃出一片淡白色的光。牠的近來讀着『道可道非常道』的主人翁彷彿要睡着了；把眼皮眨了幾下，那蒲扇的翻動也漸漸紆緩下來。

一個把頭髮分披在額際但是已經成年了的女孩，爲着西瓜吃得不足，把伊的兩隻臂膊擱在額額下面伏在桌邊。睜着兩個黑眼珠，東望望，西張張；忽然發見一個紅頭綠背的大蒼蠅釘在一滴殘餘的西瓜汁上吮舐着不肯放手，便嚷將起來

『的！的！一個肥蒼蠅！』

說時遲，伊趕忙跑過去奪得那柄大蒲扇在手，對準那小動物就是一下；那時快，那蒲扇的主人翁也立刻挺出他瘦條條的軀體站了起來，像螳螂般張開臂膊，助着聲勢。蒲扇拍地響了第二下，一本書從那書堆上面翻落在桌上了：

『蠢東西！你看！一個蒼蠅也捉不到！……………』

他急忙吞下了底下的話，拉長他的頸額向前方一瞧，一個肥蒼蠅挺着放亮的肚皮在那黑漆桌面上的一塊地方風車也似的盤旋着，而且喊出救命的叫聲。他說，

『在這裏！在這裏了！你不中用，快把扇子給我！』

那女孩不肯給他扇子，口裏亂嚷着：

『的！的！不要動，不要動！』

隨手便又是一下；只見那蒲扇的主人翁把腦袋向後一仰，那蒼蠅正撞在他的下顎底下打個翻身：

『哦！這東西飛去了』

四隻眼睛瞪着，你瞧我，我瞧你！

十六

——小草——

在日光不到的階石縫裏，有婷婷孀孀生長出來的可憐的小草；她在夜間得着那偶然飄下來的一點輕柔的露，也搖曳出她靈魂

裏的感激的歡欣。

三八

十七

誘惑的光

我躺在這睡椅上，在困倦了之後，望着房裏一排四個橢圓形鏡子裏面有幽深奧妙的光；這因爲是那從我頭後右方斜射進來照在這衣櫥的栗色上的沈靜，所幻化出來的麼？我彷彿正同兩個青年的女子坐在一個亭子闌干的一角；那石柱和亭檐正浸在碧色的天空裏。她們正娓娓地談着話，心內却不知在思索些什麼；因爲她們向來被鎖閉在機詐和憂愁的牢裏，一旦接觸了自然的人生便

只有抖索。一個有兩隻大眼睛望人而靠着石柱邊坐着的，忽然在她的臉上現出死灰色來，她的眼睛低着，只看她那拿在指頭上戲弄着的一個小紙捲；她不言語，她的生命已經在那闌干外被西斜的日光所佈滿的山樹和田野的淡黃色的恬靜裏，細語着、申訴着、哭泣着；因為她此刻感得了幸福了。

剎那間她們便消失了，靈魂與肉體都消失了。接着隱滅去的，就是那石柱、那闌干、那碧色的天和那山林田野；只剩下一片栗黃色的光顫閃閃地在我眼前一排四個橢圓形的鏡子上面躍動。——我此刻感得幸福了！

——秋的味道——

四〇

秋的味道在這幾日只有黑夜的空氣能够偶然間送給我們的鼻子。這也是一閃即滅的東西。試努力去尋找麼？前面路旁模糊的空氣裏，有許多大小白色和黃色的燈光，和一點紅色的燈光，懸綴在兩列房屋的什麼地方，更向前去，轉一個灣便可想像到那森嚴的黑暗所佔據着的叢塚和山陵。遠遠近近，有活動着的人影在微語聲中，在路上，在簷下和在我身旁；在我身旁更有人吹着神秘的聲音的笛子。風從臉上、髮上、頭上拂過，冷冷的；肌膚在薄衫內陡然起了一個噤慄。這並非是寒戰，非是肉體敵不住氣候變動的起了寒戰；乃是一盞被鎖藏了十幾年的舊風燈，重新給點上

了燭光，懸垂在前臨夜海的簷邊，在風中搖盪，而依然惘恍地迷想着那時的風光而起了的寒戰。我應當永遠貯藏着青春；我應當永遠孤立於幽淒而甘美的境中。然而這不可能，正如耳旁的笛聲拂過去便散在空中了；不幸有旁人在旁的地方接觸了牠，牠也一樣地拂過去便散在空中了。燈光、人影、聲音、神祕、青春、幽淒、甘美和黑夜的空氣呵！

紀遊

回潮轉去，七月二十九日是那幾天中最涼爽的一日。先晚曾在雨後的黃昏裏所約定去野遊的朋友中，只有素絲和澱子不曾違我的願望。我們在窮窘的日子裏忽然想到野遊的興趣，說起來，也真羞愧殺人；既不能趁着天氣的清涼好好地去做事，又不能在這精神壯健的這時刻中謀一日升斗之需，單憑着情感，說要出遊便去出遊，而且無端地便要花去可以不必花費的一元二元，說起來真羞愧殺人。但是素絲和澱子既已欣然動念，這遊的一件事在今日可以說不是夢了。這所謂不是夢，誠如科學的所謂『這是事實』

一樣。

遊必有名山大川，而我們遊的地方也就免不掉『名』這個字；遊必在幽泉冷壑之間，我們可也尋得這樣的東西了。日光穿插在我們仰頭便能瞧見的大樹枝葉之間是透明的葱綠和淡黃；我們坐在樹下澗中幾塊斜石上，聽聽腳邊那極微細的淙淙涓滴，也忘懷了一二分鐘，便又談到我們的無味的言辭；這樣的語聲，我想，不是散佈在那些迷目的樹上草上而喧騰，便是飄落在澗中亂石間隨着細流的吟聲而遠了。但是所謂遊的味道却也並不全在這裏；因為我們會携來了一個籐籃，裏面有蛋糕、餅子、藕、烟捲、而且有火柴、手巾、草紙和小刀，這些，都是我們時時墨念在心的。直至沿途把牠們的能事盡了，我們已經一步一步地走近了萬

壽寺。寺門前的日脚雖然斜了些，曬在我們的臉上頸上，却一樣地教人感覺不舒，畏懼到這一層的，尤以澈子爲最敏銳，因爲此時伊熱紅的雙頰已經罩蓋在那撐開來的白色的傘底下了。想到平日是很熱鬧而此刻却沒有一人在眼前的這紅牆碧甍的山寺靜立在南風中，我戰戰兢兢地憶出了那魯智深所曾鬧過的瓦官寺，這裏而不也就有那樣的飛天藥叉邱小乙麼？幻想的真實每每誑騙了自己，我們大膽走進那廟宇時，兀地不是兩個白淨面皮的香火道人幽閑地坐在齋堂廊下望着我們呢！這一層是大可放心的了。

從山下到山頂，又從山頂到山下，我們似乎處處都熟識，然而似乎處處都不熟識。說起日日隔江可望的這小山麓，初來時便曾有點厭惡牠的平凡；等到休息在兩棵老樹的蔭下，瞧着蒼黑

的大岩石被山風吹着；或者從眼前綠翠叢中窺見那彷彿浮在天半的縹緲的田野和城市人家，日影一刻一刻地西沉，這處那處也便教我們感到變幻的飄忽在生活中實是不可少的東西，話說多了，其實遊的興趣，在我此時，已是有如強弩之末。我記得我們剛才曾經站立在一座佛殿階前；聽着那從嚴肅的古殿窗櫺內透出來的一個困倦而斷續的讀經聲，我曾瞥見我們都低下了頭來。這已經是很够了；何必更向前追尋呢？

再紀遊

原不必有這回出遊的事。你想：僅僅在三個小時的光陰裏，

要步行，要渡河，要在樹林中盤桓，要吃水果、吸烟捲，要笑迷迷地互對着席地而談心，要吃帶去的餚餚作晚飯，要看崦嵫的殘輝和峽江的波色；再親熱下去，更要看看那眉目初醒的上弦月將如何的照見我們彷彿如黑點般爬在沙岸邊或樹根旁，依傍着，愛戀着，使我們在這教人容易大膽犯罪的幽靜中忘了回去，忘了世界，忘了自己；假使有人說，末日立刻降臨了，便末日立刻降臨的事也都忘去：——這是何等的一個大心願！僅僅在三個小時的光陰裏便要將牠還掉，並且不要有悔恨的痕跡留在心裏，你想，你單只想，這是可能的麼？

不願斜陽的酷烈從水面反射着我們的眼睛和臉皮，衣服和手足，教岸上遠眺着的人們生出異樣強光的感觸，一葉般的扁舟載

着我們前去，去到那我們要到的那地方，去還掉那我們要還的心願。前方一座破日光照耀着的赭紅山峯彷彿在波上浮沉；右邊沿着洲渚而森然排比的黑色樹林和其中的豎邸，襯托着西南的天空異常高爽、闊大、清冷，使我們抬頭望去，不虛偽地尋出所謂『秋』這個東西便深深地藏在那裏面。

我們匆匆地來；來時無意地訪得了張君。站在幾棵橘樹下，姿態綽約的伊，張開口笑着歡迎我們；不斷地說着歡迎我們，牽過了伊的兩個見人靦靦的學生拜了我們；伊引我們進了竹籬；邀我們上了樓房；推開西邊的窗牖，教我們看了那暮靄飛繞着的叢林背後的麓山；勸我們凭倚堂前的欄干，領略那明媚潑迥的江水。伊說，『初來時看看這些，教人很清醒，天天見着，便一樣地

也生出寂寞；』伊說，『你們要久坐，你們吃了晚飯再去；你們來看我，我真歡喜，我時刻想到有人來看我。』一滴眼淚滾在伊的秀而長的眼角邊沒會落下，伊說，『我不知道我心裏爲什麼這樣的歡喜！——我能常常有這樣的歡喜麼？……………』

我們匆匆地去；去時拜別了張君。伊送我們到籬前，送我們到江干，隨我們沿着沙灘而走；我們回轉身去幾次伸開雙臂攔住伊：

『你莫去了。』

『不遠，不遠。』

伊的聲音咽了。然而夕陽下了，月兒在天空了，浮在水上的烟霧中有閃動如星的燈光了，在幻想中我們瞧見一個在岸旁凝望着的

白衣女郎漸漸被黑暗吞沒了。

這經過的一切不是我們來時的心願。僅僅在三個小時的光陰裏便要將那心願還掉，並且不要有悔恨的痕跡留在心中，你想，你想，這是可能的麼？

與我死了三年的瑾妹

心裏一楞，要寫些什麼了；蘸着墨的筆又擱了下來。抽出一根捲烟，慢慢地拖過對面的火柴盒，我檢了一根火柴出來，拿在手裏看着，牠的顏色是白的，頭上有點黑的東西，那便可以引火，火便是有生命的。但是我將爲一個失了生命的人寫些什麼，細

細想着，尋不出一絲頭緒。我煩燥了。我的妻子從房外走進來，站在燈下很用心地看我，我說，『你出去；讓我靜坐一會兒。』大女孩安子端來一碗甜酒汁，說，『這是媽媽替爸爸煮熱的。』酒汁到口有酸味，並且淋漓了桌面，這使我眉頭皺了起來：『拿去罷！我不吃了。』妻子將伊的面孔湊在我的膝前。我的眼睛直瞅着伊：伊歎一口氣，退了過去，悄悄地坐在我身後。我的桌上右旁有零亂破舊的書本，兩個生了鏽而盛過烟捲的鐵筒，一個白瓷水池，和一個墨盒；火柴盒已經拋在左邊去了；我努力地想寫一些什麼，爲了這失了生命的人。但是我只有煩燥。樓下有門牌的事，竹牌敲在棹上的清脆聲響，在這靜寂的夜氣裏，格外地震耳。門牌的一人，便是我這個母親，另外還有兩個女客和一位老

人，那便是我的妻父。我想到這正在門牌的母親，我歎了一口氣。那坐在我身後的妻子輕輕地早已放下帳幔睡在牀上了。間壁房裏起了小孩們的歌聲，歌聲清越而快樂。我暫時忘去了一切，然而爲了這失了生命的人，我氣忿地將那快吸完的烟捲擲在樓板上用腳踏滅了。那分散而瀰漫在房內的烟味還繚繞在我左右；這和那熄了半刻的火柴餘燼一般，能留下一些什麼的便是生命。妻子在帳幔內用懇求的聲調低喚着小孩們：『安子，安子，別唱啦！』歌聲隨即低了下來，但是繼續着不曾斷歇。『安子，別唱啦！爸爸心裏有事。』於是小孩們彷彿安靜地睡去了。但是爲了這失了生命的人，我終於要寫出些什麼。寫些什麼呢？我且問你，你這失了生命的人呵！

黃 昏

從這窗外塞進來了昏暗，
帶着初冬黃昏時的雨的冷氣，
一陣濃一陣地布散在我和身外的
一切的中間；
從這窗外又塞進來了每晚都可聽見的
那在街頭叫賣的聲音，
又塞進來了不知是那裏的
敲得木頭響的聲音，

又塞進來了遠遠的
火車的汽笛的聲音，
又塞進來了鄰人晚飯後的
唱唱地閑談着的聲音：——
每一個聲音進來，
都帶着嚴冬的預兆，
帶着鱷炭的紅光，
帶着孩子們凍僵的肥手，
可是我不覺地感到了衣單；
黑暗了，黑暗了，
不要從這窻向外望，

這裏面已經很豐富了。

從酒樓裏出來

從酒樓裏走出來，劈面看見街中一段冰冷漆黑的泥水路，就叫我身上打一個寒噤。背後的燈光，火爐，人聲，吃殘的肴饌，還有自己面前盃底的酒和同坐的一個一個肥胖各殊的微紅的臉；剛才從樓梯上一路下來，還留着影子在我閉着的眼睛裏，此時都被這冰冷漆黑的風吹散。

撩起衣襟，『走罷，』歸路是向北，我的腳却待向東行；彷彿那裏有『魯森堡的夜』正等着我。

『先生回去麼？』

忽然肩旁一個很熟的聲音趕上來這樣地問。我吃了一驚：心裏惱他多事，但是他已經和我並肩走着，那也沒法。轉臉看去是兩點黑炯炯的眸子映出街旁人家零碎的小燈光，從那厚氈大外衣底兩片高領裏和灰呢便帽的低簷下現了出來；這是T君了，一個好朋友而又是同事。

『請！請！我們一同走，熱鬧點，哈！哈！』這個人口鼻裏滿是酒氣。

我剛才在那樓上會同他喝了兩杯，我們大家都喝了兩杯那熱熱的，甜甜的，而且是辣辣的汾酒；彼此都很高興，很溫暖，很愜意：什麼也都忘了，但是：

『先生叫車坐去吧？風很大。』

『不是同走嗎？』他驚愕地睨着我。

『我要到旁處去。……』這意思表示堅決。

於是，只剩下我一人站在丁字路口街角一家油鹽店的門前，儘瞧着那些縮肩而過的人們。

『倘若跟着他車後走去，不久便有一個火盆、一盞熱茶、還有一個妻子和幾個小孩等着我。』但是眼睛却凝望着那條深深的街，那處又是冰冷漆黑的。肚裏的酒發起抖來。——糟了！

我伸長頸頸去望T君的車影，車很多，人也很多，分辨不出來。此刻我很想和T君同走，但是他已去得遠了。

不
是

五
八

不是那蠢僕的大鼻頭的重重的懸垂，
不是那蛆蟲兒一般的孩童們的叫泣，
不是那出門時碰痛我腳尖的門檻，
不是那從後面陡然教我吃了一驚的喝咳，
不是那矮而肥的姑娘走向前去的屁股的扭動，
不是那賣糖人的酒糟臉上的鼻涕洩漣，
不是那車內劈面飄來而過去了的眼睛，
不是那家櫃臺上擺着的青空的春陽，
呵！不是，不是那朋友瞧着我的那種眼光，

不是他給我的零碎而冷諷的言語，
不是那一處地方緊緊地閉着的窗子，
不是那窗內的一個見着我便在笑聲裏哭泣的人。——
呵！不是，一切都不是，不是呵！

嗔 怒

伊無端地動了氣，
問伊，伊不答應；
青白的脣兒戰抖了，
滿臉暈上了怒嗔。

嗔怒是甜甜的，
戰抖是酸酸的，
聲音是很很的，
歎息是蜜蜜的。

倘若伊是鋼刀，
我便讓伊砍了；
阿彌陀佛——如來佛，
將這鮮血齋伊算了！

有幾回的白眼？

有幾回的暗爭？

我幾回疑伊拋棄我，

可這回我得了安寧。

死草的光輝

今年的冬天異常溫暖而晴和，轉瞬間立春的節日又將到來。雖然也有冰凍和雪花或許將在蟄動的時期給一切生物以嚴威的恐怖，目前究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殘冬。人們伏處在窗戶嚴扃鑪火溫肌的房裏，除掉那爬下屋簷往窗口鑽進來的日光曬在地板中央

，更增加了些膚體所能感受的溫和而外，只剩下一點軟軟的倦怠走遍他們的全身；倘若在此時偶然置身在那即使稍有村野風味的附郭一帶地方，口鼻呼吸着死了的樹葉草根分散在空中的氣息，眼睛向四處不斷地領略那一片雖然是枯寂冷落而彷彿依然在這兒那兒尋找得出一點鮮活的生命似的土垣，泥路，人家，水塘，叢竹和樹枝，都矮矮地帖伏在那晶瑩清澈的藍天底下，即使不必會有什麼詩的感興的人們，只要他們是久久閉居在街巷裏的，自然也會有一種不可言說的怡悅在眉宇間軒昂地現露出來；這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晴朗的冬日呵！

我正在這樣的村野路上，慢慢走着；忽然在路旁一綫土垣上滿布着死草的顏色裏，活潑潑地現出十四年前我曾親眼看過而當

時已經教我生出無端親愛來的一塊光輝的影。這使我在眼前的光
圈中畫出了一條鄉間的小山路，我自己背着那條路坐在一個山坡
邊，在溫暖的，正是這樣溫暖的陽光中，低頭去尋面前草地上的
葉兒拿在指間玩耍；我正等候一個人回來，計算着，計算着，這
該是伊要回來的時刻吧？屢次轉過頭去瞧着那條小路。末了，
一乘有玻璃窗而半被綢幔遮着的城市轎輿，從那一棵松樹邊展露
過來；粉紅的豐肥的面龐上一雙晶黑的眸子笑着望我，我心裏非
常喜歡，原想爬起來迎接伊，但是不知怎樣，我還坐在原處未動
，然而耳邊却早聽見門內的犬吠和伊的母親迎接出來的說話聲音
。我猜想伊回答伊母親第一句問話的時候，一定是呆癡着笑嘻嘻
，而不知自己說的是一句什麼話的。我於是緩緩站了起來，向遠

處的天空和眼前縱橫高低的田野一望，撲去沾着在衣裳上的乾枯草莖，而後轉身向門內踱了進去。

又不知在那最近的那一日，伊邀我到那山後的一個廟裏去遊覽。陪行的是伊大哥的二房，一個北方女人。我們沿山邊走去，路上碰着兩個用鋤鍬掘着山下田裏土塊的年輕漢子。他們瞧着伊笑，並且說了些俏皮話。我瞧見伊低頭疾走，臉上變成緋紅的赤色；陪行的那女人便回頭向他們疾言厲色地低低說了幾句，大約是咒罵的話了。我們已經登上那神廟所在的山岡，幾棵大可合抱的棠樹之外便是無盡的田野、樹叢和點綴其間的農舍。因為伊的裝束和鄉下婦女不同，又有一個年輕男子站在伊的肩旁，這實在够教旁觀的幾個男子和女人們懷疑了。指指點點的譏笑使我們不

能久立，少頃，我們便取道歸去。

這回走的一條田塍路上，却不會有什麼在我們心目中認為不
應簡的人。於是伊的膽子大了，隨走隨在田邊水裏揀拾小螺，或
者停在溪旁，指數水底蒼綠藻中一羣一羣的小魚兒，或者從人家
土垣上摘取紅色珠形的小果實和半綠半黃的刺葉之類的野生植物
。伊指着一種東西問我！

『這叫做什麼？』

我不能答。伊便假編出許多名目來騙我；而且笑着說，

『虧你是個讀書人呢！這一點東西都不曉得？』

這話也很平淡，然而從伊的口裏嚶然地落下來，每一個字音裏
都是愛！

那時伊還是一個女孩兒呵，雖然也有了一個丈夫。

我很驚異，這從來不會在我心懷縈繞過的十四年前已經告了一個段落的生活，怎麼會從這路旁土垣死草上的陽光裏復活起來？我們一直到今日都在油、鹽、米、醬、和小兒的啼哭聲裏翻筋斗，那十四年前的資格早打消了，但是一時竟又復活轉來在這死草的光輝裏，這雖然是可哀，然而也是可喜的。

鄉 愁

寫了「死草的光輝」已經回到十四年前去的這個主人，固然走入了淡淡的哀愁，但是想再回到一個什麼樣的時候，終尋不

出一個落腳的地方。這並非是十四年以前的時間的海洋裏，覓看不見一點飄蕩的青藻足以繫住他的縈思，其實望見的只是茫茫的白水，須得像海鳥般在波間低徊，待到落下倦飛的雙翼，如浮鷗似的貼身在一個清波上面，然後那彷彿正歌詠着什麼在這暫時有了着落的心中的歎息，才知道這個小小的周圍是很值得眷戀的。誰說，你但向前途尋喜悅，莫在回憶裏動哀愁呢？

呵！哀愁也好，且回轉去罷，去到那不必計算的一個時候。那時候是傍晚的光景；我不知被誰，大約是一個嫵嫵吧？抱在臂裏，從後廳正屋出到前廳迴廊，給放下在右手闌干邊一個茶几上站住。才從母親床上歡喜地睜開來的一雙迷朦朦的小眼睛，在那兒看見一個穿藍色竹布衣衫的女人，是在我小小的心中覺得一見

面便張手要伊擁抱的女人。這是誰呢？您猜一猜看。伊凭倚着闌干，微笑着、望着那被黃昏的光充塞了的庭院空中無數點點的飛蟲穿來穿去，牠們的薄翅振動彷彿習習有聲。

『孩子！這是螢火蟲呀！這是——』

我立刻被伊的唇吻着了，我在伊的那從有史以來便凝聚着愛情的黑晶品的睫下了。我從旁邊不知又是誰的手裏喝了一口苦味的濃茶，舌頭上新得了一種蘇生的刺戟，我立刻在這小小的模糊的心中感覺了：這是我家的七月的黃昏。

回轉去罷，房屋依然是那所古舊的房屋，在那條有一個木匠人家管守入口的短巷左邊；落雨的時節，那木匠飼養的三隻斑鳩便在簷下籠中咕咕地叫喚，時候却仿佛是五月。祖母在伊靜悄悄

的房中午睡；父親的窗子裏似乎有說話的聲音；我的一個伴侶——一個比我大兩歲的哥哥，叔母生的——不知到那裏去了；母親也不見；我獨自在後院天井裏踱着。那從牆邊和磚縫裏挺生出來的野草，有圓葉的，有方葉的，密密的，稀疏的，不知叫作什麼，襯着滿階遍地的青苔，似乎滿院裏都是綠色的光的世界。

『哥兒！哪！這兒一點東西送給你。』

挑水的老王，從他擔進院來而尚未息肩的一頭水桶裏，取出一枝折斷了的柳梢，尖尖的長葉滴下了水珠在他的手背上。呵！城外是一個什麼世界呢？他又在他肚腰帶裏挖摸着，一個黑殼亮翅的蟲兒嘶鳴着隨着他的手出來了：

『這叫做蟬子。』

『呵！老王！』

我飛跳過去了。於是那蟬和柳枝便齊裝在一個小方竹籠內掛在後院的壁上。我在這東西旁邊盤旋玩耍，直到『赫兒，赫兒』地呼喚着的卽在今日還能引我潸然下淚的母親的聲音，可愛地送到我的小耳朵裏。

回轉去罷，回轉去罷，這回彷彿是在一個暮春的夜裏。母親坐在有燈光的桌前和鄰家的姆姆安閑地談着話。一個姑娘——我爲你祝福，姑娘，我記不起你的名字了——背靠着那窗下坐着。伊是我的姐姐，這是母親教我這樣稱呼的；當伊站立起來的時候，伊彷彿比我高半個身軀，聽說是要說人家了，因爲是十五歲的女孩兒呢！正是，我來到母親房裏瞧看伊，原是我的先生的吩咐

•我記得進來的時候，彷彿那先生已經到了後廳的屏門外，將他的一隻耳朵和一隻眼睛交換貼在門縫邊向內打聽。十分對不住您，先生，我現在應該這樣向您道歉，因為姐姐抱我坐在伊的膝上，伊用面龐親熱地偎傍我，偏起頭看我，搖我的肩膀，撫我的頭髮，喊我做『赫弟！赫弟！』。我癡癡地瞧着伊的那笑迷迷但是而今我記不清楚了的尖尖的臉。先生，伊或許已經替你生了幾個好兒子吧？可是我所能有的，只是那一根燈草頭上吐出來的靜靜的一朵黃色燈燄，這也即是兒時母親房裏的春夜的光輝呵！雖然伊的身影很模糊，我細細吟味，如掣電般我便又站立在伊的面前了。

隔着彭蠡的水，隔着匡廬的雲，自五歲別後，這一生認為是親愛的人所曾聚集過的故鄉的家，便在夢裏也在那兒喚我回轉去。

。回轉去罷，我而今真的回來了：你無恙麼？我家的門首的石獅，我記得我曾在你身上騎過；你還是被人家喚做禿頭麼？賣水果的老蔣，我記得你的擔子上的桃子是香脆的；你還是在巷中袒出赤膊滑滑地和你師父同鋸木頭麼？可憐的癩子徒弟，那些斑鳩又在叫喚你餒食給牠們呢！這真是了不得，我還握着四文小錢在手中，聽見門外叫賣糯米團子的熟習聲音來了，我便奔向大門去：

「糯米團子，一個混糖的，一個有白糖餡的！」
很甜，很甜，媽媽，您吃不吃呢？

慢慢地走呀

慢慢的走呀，

仔細脚尖給石子碰着；

慢慢地走呀，

仔細冷風吹翻了衣角；

慢慢地走呀，

裙子的褶兒已經亂了；

慢慢地走呀，

頭上的髻兒快要散了；

且抬起你的臉，

且摩着你的心，

呼吸還得平穩點，

你才有氣力前行。

我待撲向前去拖住你，

我怕你那絕望的眼睛；

我想摩撫你的頭額，

我怕地灼痛我的掌心；

我只能說：你慢慢地走呀！

你終於拚命的奔了去；

好，好，就把那牆角做一道關山，

模糊裏便成了兩個天地。

寄友人

朋友，我想起來了：自你走後的那夜，觀見漆黑的天體閃出了一顆星；那蒼黝的深洞裏，似乎有寂然的空虛；你不在這兒了，令我何以爲情呢？那因爲黑暗的來壓迫而起的哀思，不必定是想到了你吧？也不必不定是想到了你吧？

我知道你將要寫信給我，末尾便是一篇抒情詩。這詩不是你作的，然而你的情感却是那樣。可是我知道了：這是在寫信給情人之後，你便寫信給我了。筆尖之下儘量地畫圓圈，終於畫不出什麼不得不說的話，旖旎的心情沈浸在那首詩裏。將這塗鴉了的一葉兩葉也很精緻的信箋隨手往封筒內一插，便覺得心上的負擔輕鬆了些，而我的影子也便如望去人於百步之外在你冥想的眼

中漸漸地遠了；寄去吧，不寄去吧，還成什麼問題呢！

幸福的我等着了牠，也便算是幸福的吧？然而眼淚是爲着情人而流的麼？也該要珍重珍重。

這廣大的世，處處有教你潛然流淚的喜悅，也有教你愛護生存的悲哀。朋友，乃至一度相識或竟不相識者的求生之念到了赤條條地深摯而宛轉的時候，則請盡量地用你的同情罷；那爲着情人而流的淚也便在這裏得到真的價值了！

北國之人

看你的衣袴污滿了漿泥，

你的長髮蓬如亂絲；

你一步一步踏着我這南國的街土，

眉尖上簇緊了你故國的悲思。

我在你低垂的目中看見了貝凱爾的湖水，

看見了僵立的檸檬樹一桁桁迎風號嘶。

你爲什麼不飲酒於莫斯科的城府？

你爲什麼不泛舟於華爾伽的江湄？

你看南來的雁快趁春風而歸去了，

你何獨飄零在這溫暖的南土，

彷徨着覓不到棲枝？

古來此地曾裝載着如許的愁緒，

她今日又瞧見了你這北國的男兒！

七八

春 陰

日來密雨廉纖，成疊的黑雲幾乎與屋簷相接。我家前院有短垣，垣與階沿相距約二尺，隔垣是鄰人的廚房，從朝至午，復由午至暮，那從垣背上溢騰過來的煤氣和油的烟霧不斷的氤氳在這堂屋的門窗內外。垣腳一帶卽是那廚房裏傾瀉出來的湯汁和菜葉等物流通的小溝渠，被污泥壅塞了，那些零碎被棄的微小的死物便斑斑點點從黑青色的泥中露出，有紅色的菜蔬的皮，有青白色的芥菜的莖；這兩樣東西是最耀眼的。

這幾落到乎教人忘了晴天的長沙的春雨，老是綿綿密密地不休歇，而我這對面的短垣上的灰壁竟被剝落了一塊兩塊的地方，現出黃泥的底子來了。堂屋和階沿的黑色磚地上老是濕潤潤的；小腳的老太太和女僕王媽有時不小心，便會蹣滑開去；幸而這地方狹小，她們隨手可以摸到那可藉以扶持的門框板壁，或者桌子的角，和椅子的背。她們年年都會度過這種天氣，顏面上並不露出一點怨恨。即是小孩們從學校歸來時，他們却都很快樂地在這堂屋中間打板毬，或者做着攻擊敵人的遊戲；歡騰的笑聲雜在雨聲中緩緩地蕩漾着，教他們的父母見了也不禁莞爾。你看，他們脫去上身的厚棉衣了，兩臂圓闔地袒露在那札起的短袖外了，而且每個緋紅的臉上額上滲沁出小粒的汗珠來了。

有時雨住，我從簷下抬頭望那一綫窄狹的天空，只見成疊的灰墨色的雲，低低地從屋脊後面擁擠着向東南天角飛去。這不見得便是可以教人憂愁的東西。我家有樓，倘使我站在樓上西窗前，雖卽在片時，也常看見灰色的天空中從各方昇起了四五隻紙鳶，飄飄蕩蕩地在這裏那裏浮沉。這樓本來靜寂，從這兒可以聽到隔巷中賣菜的聲音。那或許是白菜，有蠻綠的芽和葱白的莖，我這樣地想。那疎朗的賣菜的叫聲，清澈了那空巷，似乎和冬天叫賣黃芽白菜的冷澁的聲音完全是兩樣。

我想：那十字街頭當然有些挾着雨傘的人，跳着赤腳的人，褰褰地套着木屐或釘鞋行路的人。街石或許被剛才的陣雨洗出白色來了，但是不久還須變成黑色溼泥的道路。人力車和轎子的蓬

頂，宛如黑色棺材的蓋子一般，必定在那些停立道旁的人們的眼中過去了。天空也和這窗前所見的一般，是默默的，沉沉的。一陣暗來的寒氣襲到行人身上，他們知道：立刻又有雨來了，便急忙奔走過去。然而那擺在街旁舖店櫃台下攤子上的，捆束成把，但是連根都被切斷了的紫莖的油菜，猶自開着些黃色小朵的花，那綠葉尖頭正鮮活地滴下水珠來。春呵，你停留在這兒了麼？

新 月

一方暗澹的玻璃窗角裏，
有一盞反映的燈影的黃色；

那燈影的側旁低處，

橫臥着一鈎將沒的新月；

看來伊正伴着燈影的寂寞，

又無盡的平空倏地將伊們兩隔；

伊正傾聽着下界人家的三絃的聲音，

一陣憂來便將伊逼落下那高牆的缺。

燈 下

這是一盞燈光。從這白光球裏撒出而顫抖着延長開去的柔輭的光芒，一觸到這幾個露出半截身軀在桌邊的小孩們的臉上，便

迸出喜悅來，融化到那紅色的頰肉裏去了。

在這一剎那，他們的舉動彷彿都在靈魂內潛行着，從灼灼的眼睛裏跑到那傾聽着什麼響聲的耳朵裏。

這燈光故意飄到這房外的一角，繚糊照見那灣角裏有一架床，床下黑暗中彷彿有很奇怪的東西伏在那兒。

小孩們都知道：那是什麼。

忽然一個小小動物的初生到這世間來的鳴聲刺破了這靜寂。桌子邊這許多的小嘴唇一齊微微張開，而出人不意地先由一個最小的口中迸出祝賀的大笑來。這笑聲立刻又被吞併在同時勃發的許多大笑聲浪裏了。

許多急忙的手扶在那些椅背上，急忙的膝頭滑下了椅子的邊

，急忙的腳步響到了房門口，急忙的矮小身軀齊蹲伏到地上，急忙的眼睛齊向那床下辨視，然而只有一個悄悄的聲音說：

『看，看！兩個，三個，都是黑白花的小貓咪！』

她們站立起來，互相微笑地看着，有說不出的什麼盤據在她們底小心中了。那個梳着一尺長髮辮的大姐姐便開始拍手歌唱；歌聲與笑聲相和而雜作。

那盞燈蓋下的白光球喜洋洋地瞧着她們。因為可愛的心正燦爛地祝賀着這生命的嚴肅的時刻。

今夜那夜

今夜是舊歷二月九日的夜。最難得的是一人獨自靜坐這樓室中，從嗅覺裏知道了，窗外有明月。一月餘的層陰苦雨幾乎曾經如濡濕了的棉絮般包裹着人的頭腦而教他生活。今夜的空氣不同了，雖是從各個壁縫和窗隙間透了進來的，也能教人感到這靜夜的空中是清朗的，而且彷彿有無量數的虛寂的遊氛，飄然來往於其間。不必走到窗前，也不必抬頭四顧，只是這般地坐着，便不能教人不思了：

那也是夜；那夜裏有半開的圓形小窗，窗內有一個低頭坐着的人影，和那人影背後的紅黃色的暗光。窗外是草色朦朧的小山谷，谷中是沒有聲息的流水的田，田的那方深處是叢雜的山谷的去路，那在山脊上淡淡的天空裏，彎腰伸臂，分明地畫出自

己的黑影來的是幾株的大小松樹，草間水邊有悶悶的蛙聲，這聲音響徹了谷中，雲移開了，月光吐了出來，照見一切都浮着，凝着，分着，合着，在這初卸棉衣時節的山間的夜。

呵，這夜遠了，而且曾是在他鄉。牠今夜來親我了，我願牠常住，更願今夜也如常常住。

親 心

時間我記不清楚，大約是秋天穿裕衣的時候，我在T君處閑坐，忽然看見野人君的女公子站在房門口，將她額上分披着的剪短的頭髮跟着腦袋一仰向耳際拂去說：

『伯伯，你的康康失了。』

「T君徐徐拾起眼睛望我：『不知是什麼時刻的事？我聽說東門外賣麵麵的北方人專拐小孩呢！』我立刻起身走了。」

康康是我的一個女孩，在那時有五歲光景。她的睜大的眼睛，長長的睫毛，在父母眼中看來，是可愛的。她在兄弟姊妹中間，身體因為出麻疹竟衰弱到迄今尚未復原，那時更是一個倚給一隻手抓住她的頸頸便會做出苦痛的臉，而不聲不響以死去的，易受屈服的小女兒。在途中想起了她的被幽禁，被鞭笞，被販賣到遠處的異鄉，長大了，變為人家的妾婢，或者打入娼妓的門中；這種種生活，她必得要過的；因為我常聽見她偶然給桌子的邊角碰着那細而瘦的臂肘骨，便嚶嚶地哭泣起來；更殘酷的懲創（風聞

拐匪所常施的)可以教她變成任何旁人所願意她變成的東西，倘若她的知道懷念父母和兄弟姊妹那種感傷，不會將她弄到憂鬱死去

回到家中，我看見火雜雜地一屋人，鄰家的太太們和女僕們在獻計和慰語中歎氣。康康的母親坐在床沿，用手帕握着鼻子，兩隻眼睛已經紅腫了。我站在伊的面前，伊不敢做聲。

『打電話給警察署，打電話給探訪處，喊更夫去敲鑼！』在四處親友家尋找之後，終於不會發見她的下落的結果的無聊辦法便是這樣。

從午後應是康康從幼稚園歸家的時刻起，到了掌燈的晚間，房裏坐滿了人，然而都是靜悄悄的，只聽見那母親的啜泣和旁人

的壓迫着的呼吸。自命爲有謀略的康康的長兄時炎，枯坐在他母親的身旁，從浪漫的頭腦裏竟想不出一個有奇跡的方策來。

自從聽到這種消息便懸念着的T君來慰問我們了，伊的鎮靜的臉上也看不見一點希望的光。伊白望着這一個母親和這一個父親，又白望着這環繞而立的墮子似的小孩們，伊不禁有點黯然。

倘若康康真失了，我不知道她的母親現在是一種什麼樣子。萬幸，悲楚的預想也竟可以是夢，這當然是可賀的。康康終於從她素來不會去過的小朋友家裏獨自回來了，茫然望着這些圍住她，親切地喚着她的名字，彷彿各自心裏有一塊石頭落了平地，而又柔和地責備着她不應該跑到不熟識的人家去的，嘈嘈雜雜的人們。她的母親將她抱在胸前，緊緊地，正如我家現在的母親哺乳

牠的幼兒時用前腳環抱着一隻可愛的小貓一般。

這母貓有四個幼兒，十多天以前，曾經原因不明地失去了一個。牠便將剩下的三個搬去，藏在樓廊左角雜物堆裏。從昨日夜半起，我又聽見這母貓的悽惶地叫喚兒子的聲音；待至天明，時炎走到床前報告，不知何處來的一隻野貓在昨夜將一個白毛的小貓咬死了，拋在廊邊；那小貓的破爛的尸體已經給老王摔到外面的垃圾堆內去。

在母貓自己，似乎還不知道這幼兒的慘死，只在樓廊邊悽悽張張地跑來跑去，看見家中的主人，便求助似地哀鳴起來；給牠飯食，嚥嗅一嗅便又跑了開去，只在樓上四處灣角裏翻尋，因為牠在數目上知道又短少了一個兒子。這真是牠的不幸了，由此，

我所以想起了那回康康失蹤的事。

午 睡

今春的精神竟不及往年，每在飯後便昏昏欲睡。自己也常學着儆策自己，方法便是硬撐起眼皮去讀那可以醒睡的書物，結果每是書在手裏，人却早打鼾聲了，待到驚醒時，看見的常是我的妻正拿着一床氈子業已將我的上身蓋住。若在雨天，則在微微睜開眼皮之後，這軟棉似的身軀依然躺在床上，伊的面目便如烟一般退去。

有時窗外多少現出晴光，這心裏似乎又感到如許的興奮；有

時這房內竟被外面的日影烘映出強烈的春天的刺戟，一翻身坐在床沿，將氈子撩到一旁去，頗有到何處去閒逛的意思，然而試將要去的方想過一遍，便依然要睡了。

這種不長進的生活中的惡癖，以前也曾有過，現在却變本加厲地附在心裏，所以我的妻子每每瞧着我歎息，說『你一年不如一年了。』

這種彷彿老年人口裏唸出的話，似乎不應該是我們中年人的心境的自白；但是有時竟沒法去排遣牠，例如昨夜我和伊談起我們外甥家的事情，那最先突進我的回憶中的便是我的瑾妹，伊死了三年了。這死了的事，在此刻也不能十分令我難受，唯獨忽然地回到十餘年前我和伊都還是青年時代的那種況味，不知不覺教

我全身的膚毛齊打寒噤。我還記得初次看見吳淞口外海洋上排泊着種種的航船的桅桿和風帆，和那些奇異的船艘中間發散到空中的丁丁的金鐵的鳴聲，我至今還不知那帶有外洋風味的響聲說的是什麼工作，不過在我們曾經住居上海的回想裏聯帶着被搜了出來，覺得這也和我的瑾妹以及我們青年時代多少有點關係。

話說岔了，現在應說的是這無聊的沉默的時刻；幾乎每天都有這樣一種時刻如鬼影一般趨附到我身上來。我並非如天下的詩人，視這時刻爲靈感啓示的好機會，但也不騷癡地坐着，每聽到外面的雀鳥的叫喚，鄰家小兒的哭泣，和院中女人洗衣的聲音，總焦急地意識到生活的煩瑣中間彷彿遠遠地也有一種透脫的幽境正滋潤着我。一年竟是不如一年了，而這種睡境中的懶惰昏沉不

九四

知何日始可被剷除去。今天也正因為要被祛睡魔，信筆寫來，不覺滿了兩張小小的紙；這回的午睡是可免除的了。

十五年四月

這本小書的尾巴

懶懶的，懶懶的，百天不動筆，十天不看書，已成了我的習慣。

事業家說，「像你這樣活下去，世界上何必要人類呢？」這話自然是對的；然而我還是活下去。

我的朋友晉思，他飽嘗着人世的味，彷彿也有些懶懶的；但是沒有事的時候，他却喜歡弄弄筆墨；自去年至今年，寫下了許多文字，結集起來，便是這本「牽牛花」了。

因為居處很近的原故，他寫下的文字，我總首先讀到。有時

，便不願意看也不知不覺的看下去了。

不知怎的，我忽然高興，邀集了幾個朋友，大家勸他付印，而且很勇敢的自任抄寫之役。

人家問我了：「你為什麼抄這些東西呢？」我說，「大概因為我太閒了。」又問，「為什麼你慫恿他出版呢？」我說，「人世間不少閒人，何妨讓佢們也看看。」

有人批評晉思是灰色的；有人批評晉思是外冷內熱的；這關我什麼事，讀者自會從這本小冊子裏體會出晉思的為人來。

有人批評晉思的文字太日本化了；這關晉思什麼事，他不過想說說他要說的話。

照理，為人家作序或跋之類，是應當精細的分析作者的思想

及其背景，介紹於讀者之前的；好在這並不能算作正式的跋，看過了，抄過了，胡亂的寫下這幾句話，爲這本小書添一條尾巴而已。

——一九二六，四，素絲寫記。——

零星社叢書之一

牽牛花

每冊實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郵費

本書有著作權禁止翻印

著者

晉思

印刷者

即羅黑芷
湘鄂印刷公司
長沙織機巷

發行所

北門書店
長沙長春街中市

92

100